



(一) 深秋,又到了种郁金香的季节了。从国外进口的郁金香球根,多数在十一二月间到货。收到就应赶快种下,过了元旦就太迟了。

郁金香是一种喜爱明亮光照的植物。第一次买郁金香球根时,我还住在上海的一幢高层建筑的18层,那里只有一个晒不到直射阳光的内阳台,只能种耐阴植物,按说是没有种郁金香的条件。

但我为它的美艳名声所惑,还是按捺不住,买了一袋球根回来。最后想到了个主意,把球根拿到楼下,种在了小区的花坛里。居然没多久就长出了叶子和花苞!

三月底,我发现那几个郁金香的花苞都长得肥嫩欲滴,马上就要开花了,心里充满了期望。第二天在学校上完课回家又兴冲冲地去花坛看,愕然发现那几个花苞突然不见了!被什么东西给啃食掉了!

我在四周费尽力气才找到了罪犯,两只肥大的野生蜗牛。不仅赞叹这些看上去蠢蠢的、只有个脑神经节的软体动物的生存智慧:它们隐蔽、躲藏的方式那么巧妙!它们吃东西的时机也拿捏得很准啊!就在郁金香花苞长得最大、最肥嫩、最充满营养物质的开花前一天!

我们人类常常是低

估了其他动物,尤其是比我们小很多的动物的智慧。

(二) 我这个人有个特点,就是一次没种成功的花,以后还会想办法去种。

### 原生种和百合型郁金香

谈瀛洲

后才才知道郁金香原产中亚地区的高原、山坡,适应贫瘠的、多沙砾的泥土。而我原来是用一般的园土,肯定是太黏重了。于是我就改用颗粒性比较强的赤玉土,掺一部分园土来种植。野生的郁金香虽然耐贫瘠,现在的园艺种郁金香,已经被改造得吸肥力比较强了,所以我又在盆里加了草木灰和发酵过的豆饼做基肥。

改进了植料以后种的郁金香,明显比以前长得好多了。看来,知道一种植物的原产地,对种好它是很有帮助的。

后才会知道郁金香原产中亚地区的高原、山坡,适应贫瘠的、多沙砾的泥土。而我原来是用一般的园土,肯定是太黏重了。于是我就改用颗粒性比较强的赤玉土,掺一部分园土来种植。野生的郁金香虽然耐贫瘠,现在的园艺种郁金香,已经被改造得吸肥力比较强了,所以我又在盆里加了草木灰和发酵过的豆饼做基肥。

现在的郁金香球根,多是荷兰进口的。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荷兰的“郁金香狂热”,但知道郁金香先是在土耳其流行起来,然后才传播到荷兰这一点的,可能就少得多了。

郁金香原产于帕米尔地区的山坡和天山山谷。新疆现在还有大批野生郁金香生长。《西部》杂志爱花的张映姝副主编就给我发来过野生的伊犁郁金香和准噶尔郁金香的照片。

这种球根花应该是为游牧的突厥人所发现,然后带到从中亚到小亚细亚

的广大地区。它在古代即为波斯人和突厥人所珍视。麦克·戴什在《郁金香狂热》一书中这样描写野生郁金香:“天山的郁金香要比现代的郁金香矮得多,它们的花长得比地面只高几英寸,但它们耐寒,并且很适应中亚地区的严酷冬季和干热夏季。”他还写道,“它们还没有其后代的株高和自如的优雅,这些要后来才培养出来,但即便这时它们已经很美了。”

我种过一种叫“特特”的鲜红色复瓣原生种郁金香。所谓原生种,就是未经过人工杂交的。卖家没有提供原产地信息,所以我不知道它在野生环境下生长在哪里。好几个朋友看了它开花的照片,都说它长得像火龙果。“特特”的花开得不持久,四五天就谢了,这大概也是野生品种的特点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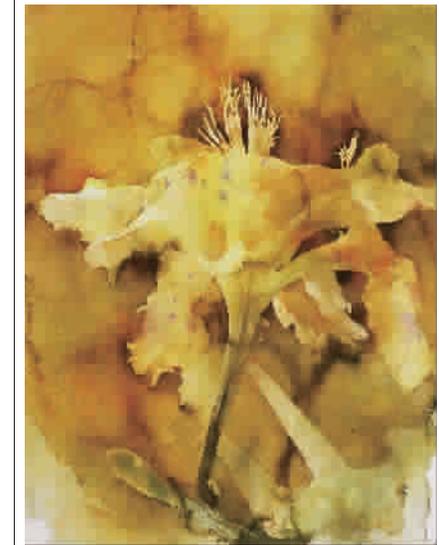


郁金香后来受到奥斯曼帝国几代苏丹的喜爱,在伊斯坦布尔的园林中广泛种植,培育新种。

戴什这样描述奥斯曼帝国时期土耳其人钟爱的郁金香:“伊斯坦布尔郁金香——最终有多达1500个品种——比它们的前身更为纤长、优雅。它们的花瓣极度修长,在顶端就像针一样尖。人们竞相搜集的,是花苞呈杏仁形,花瓣如匕首般尖利,颜色为鲜红色、赤褐色或硫磺色的品种。”这种类型的郁金香,有一种锐利的、全新的美,被称为“百合型郁金香”。

在2013年,我种过郁金香“阿拉丁”。阿拉伯色彩的名字,配上东方风格的花型。花瓣基部黄色,钝圆,中上部鲜红色,有时有裂缺,边缘又有一些黄色,形状又尖又长,就像是一朵跳动的火焰。这也许就是它名字的由来吧!

等到荷兰人把对郁金香的爱好接过去以后,他们喜欢花瓣顶端钝圆的那种。我们现在看到的,多数是从荷兰进口的郁金香,也就多数是花瓣顶端钝圆的品种了。



瞬间 (水彩) 杨建勇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现在仔细想来,或许我与“墨”的缘分,可能从童年就开始了。

我出生在浙江温州鹿城区,从出生到九岁搬迁前,一直住在一条青砖灰瓦的小街上。这条小街的名字叫墨池坊,这是个听起来很有书卷气的名字。所以有时我也觉得,不管是《墨舞》还是《墨戏》,这两个舞蹈于我都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对于家乡的情感在里面。

最初的独舞《墨舞》诞生在某一年的央视元旦晚会,导演组希望我从传统的文房四宝中提取编舞的灵感。所以在那一版的《墨舞》中,作为舞者,我时而是入纸即溶的墨,时而是龙飞凤舞的字,时而又运笔挥洒的人。记得在拍摄当天,导演更从香港请来拍武打片的威亚操作师,为我拍摄飞跃提吊的武侠特技。现在回想,在编舞思路上,当时自己更多的是按照“人”的主观概念去进行的编舞。

那时的我才20岁出头,当

时的大部分舞蹈作品都追求“至刚力度”的阳刚之美,而塑造的舞台形象也以古代将领、剑客侠士为主。后来到了2008年要举办自己的第三次舞蹈作品专场,那时候我已经31岁了,结婚后人也渐渐沉淀了下来,同时通过在外国的学习和艺术创作,也见识了更大的艺术世界,自己对舞蹈艺术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那个阶段,我所追求的阳刚开始向着“无欲则刚”的方向发展转变。于是跳舞时的心态,也慢慢地向“内”而转化。我删减了原本手中的毛笔和复杂的舞台效果与威亚特技,请来了著名的管乐演奏家左翼伟老师和新秀刘乐与我同台演出。相比较而言,2008年修改后的独舞《墨舞》,不再追求舞者外在的“形”的呈现,而是聚焦传统文人隐士“内心情怀”的表达。

说起这次在水墨大展开幕

式上的独舞与古筝《墨戏》,就一定要请出我的一位艺术好友——罗小慈。多年来,我和小慈一直都在等待一个合作演出的机会。两年前,为了第十八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式,罗小慈全情投入创作了古筝曲《墨戏》,当时我连录音小样还没听完,就开始想随着古筝曲跳舞了。一拍即合,我顺着小慈音乐中的律动,完成了《墨戏》的编舞创作。

《墨戏》最大的艺术特点,在于每次演出时舞者与演奏家之间建立在默契前提下的几处现场即兴处理。这种艺术上的默契,是建立在我们彼此对舞蹈与音乐共同的理解之上的。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讲,《墨戏》这个作品不可能出现两次一模一样的表演。中国许多

传统艺术,在表达上都追求一种超越表面技法的意境之美,如同武侠小说中常提及的——不被招式所限制的。

《墨戏》在表演时最难控制的就是那长长的水袖,但同时舞动的意外,又常常出现无法预知的意外之美。水袖是柔的,舞者无法彻底控制水袖,所以舞者必要要在舞蹈时与水袖互动共舞。或许,这种感觉就好像墨本身一样,人很难彻底控制墨自身的生命力。而《墨戏》的演出正如同沉醉在水墨创作中一样——水墨素衣,水袖作笔,舞台为纸;舞蹈开场的意境如同水墨创作前的入境;之后慢慢缓缓地动起来,舞蹈与音乐,就如同水与墨的渐渐融合;而华彩舞段的气势,则力求接近狂草般的酣畅淋漓;舞蹈的尾声再渐渐入定为通透的平静。

开幕演出结束后,我观赏了参展的水墨作品。作为一名观赏者,我非常喜欢水墨作品

那波里,也常常叫作那不勒斯。踏入那波里之前,我了解到以前有许多像维科、特莱西奥一般的哲学家曾居住于此,于是便慕名前往,想看看孕育出维科等人的土地是怎样一番景象。

出乎意料地,初见,那波里就如如此粗犷地拥抱我。这里的天空比巴黎更洒脱,正如这里的风土人情一般,无拘无束,每天有唱不完的民谣,弹不完的小曲儿。随着之后的一次次到访,我越来越发现那波里不仅有可爱迷人的一面,它还有平易近人和质朴的一面。老城区的街道乍一看倒是有点凌乱,细细端详之后发现其实每一处都别有味道,可以说是生活的味道。墙皮一层层剥落,露出的是各种不同年代的土黄与砖红色,颇像一幅现成的抽象画。就连废墟里的残垣断壁在这里不甘寂寞,诞生出属于那波里的风情,这种包容和自由深深地打动了我。究竟什么才是永恒的美?这种对美的认知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变吗?曾经风光无限的事物,也总有衰落的一天。昨日不会再来,周围的事物每天都有所不同,看似一成不变的楼房其实也随着风与日悄然改变。而艺术在保持自我?这个问题油然而生,也似乎一时半刻得不到准确的回答。

沿着字迹有些模糊的指路牌,我散步去山上寻找那波里的其他光景。

穿过几条弯弯曲曲的小径,沿路斑驳的墙壁上层层叠叠贴着不同时期的招贴画和海报,海风吹起来可以看到当地曾经办过的活动和大大抵发生过的事情,这些带有时间印记的印刷物贴在了一起相互融合、交灰,一起“老去”,倒也和谐。爬至山上的古堡,可以俯瞰整个那波里城。远眺就是大海,看着海思考的时候真的有趣——“我”变得逐渐渺小,渐渐消失。

宇宙中,人类是微小的个体,个人在地球上只是短暂的存在,充满偶然。而个体的精神世界,则是不可估量的。这促使着我不断地向内思考,因为创作着实是一件私人的事情,我渴望着回归到做艺术这件事的本质,摒除一切繁杂的规矩,挖掘更多关乎于生命的灵动,触碰精神世界的无限。

星星零零散散地挂在那波里夜晚的天空上,我独自走在老城区的一条小巷里。与白天经过时截然不同,此时的小巷仿佛被黑暗吞噬,更显狭长。昏黑的光线下我若隐若现看到远处有两个人影在巷子中央,忽然想起出行前友人的提醒,心中不禁涌起一丝恐惧,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了。可待我真正走近,才发现是两个出来吹夜风闲聊的小姑娘,气氛顿时从紧张变得轻快,她们见我经过还向我友好地点了点头。借着月色,我匆匆赶回那波里的临时住所,继续思考着早上的疑问。

### 夜色那波里

倪志琪



做我的卡冈图雅交予你  
我的字和我的宙吸引与消耗  
快行使你的职责:书写沉重无比的抒情诗,  
成为星群的黑夜  
但请不要过问那墨色中的安宁  
你可知,要到达最壮阔的涟漪,  
路何其漫长?

### 穿越星际

沃佳

直到列星停止随旋,日月忘却了逆照  
因为唯有穿越极光年失效的长夜  
方可抵达你  
我曾背叛了空气,换取成为虚无之奴仆的权利  
而如今甚至弃绝永恒

真空与慌乱逃逸  
流向 我向死而生的临终献艺  
接受是高于施舍的美德  
因此不要吝啬你周而复始的受取  
听:乐园正在流进你摧毁的地方  
而如今甚至弃绝永恒  
真空与慌乱逃逸  
流向 我向死而生的临终献艺

### 江南茶楼

苏洁

拐进古镇朱家角,青石板路的拐角处恰是江南第一茶楼。这是一座历经五朝的百年古茶楼。沿着窄窄的木梯台阶而上,静雅的二楼“仿佛若有光”。

我们在此邂逅了茶楼的主人,一位来自风雅云南的女子。就着一壶好茶,一缕好光,一河好风景,我们散散淡淡地聊着茶楼,聊着江南。

伴随了不知几代水乡人的出生与离去,早些时候,很多茶客会趁着天还没亮,摇着小船,行驶在透亮的

老人常说,人养玉,玉养人,在精心的养护间,成全了更好的彼此。世间大多事物都是相通的,只要你付出了,总能沉淀些什么。

清晨的雾气还没散尽,茶楼的影子还若隐若现,但清幽的茶香早已伴着悠扬的琴声与唱曲声,飘散在空气之中。

新主人一到茶楼,就恢复了早茶与评弹等项目。每日天还未亮,一位身体健朗的老人家,便会风雨无阻地打开茶楼的大楼,静候茶客们的准时到来。虽说到场的听众大多固定,多是上了年纪的男性听友,但他们的品水水准可是不低,兴致高了,随意跟唱几句,带着乡音,也有几许乡愁。这附近的老人多数都是在茶楼长大的,如此代代相传。

传承江南古韵,复活这座古茶楼,以爱之名,赋予新生。“这种精心的养护,也可以称为‘养楼’吧。”茶楼主人道。尽管是一座静默的存在,是人在养楼,楼也在养人,彼此成全,在江南小镇的一隅,认真生活,平凡幸福。

(整理:潘淑平)

### 十日谈

水墨春秋

责编:吴南瑶 林明杰

一个九岁孩子对于中国水墨的理解,请看明日日本栏。